



秋之夢

水仙叢書

秋之夢

芳信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

一九二九七月付印

一九二九八月發行

1 — 2000

本書實價大洋五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錄

秋

夢到沙漠旅行

一個對話

出國

秋

在我離開中國惟一學習戲劇藝術的 M 專校於今有五年了。不知是由於我們幾十個熱心的嚮學者的惡運所致，還是由於中國的戲劇藝術已命定該怎樣的緣故，我們的學校剛活到稚年就如煙霧般輕易地短命了。雖然，我却感謝這個學校使我認識了許多難忘而深銘的面孔，和魔力的而吸引的人格。在那幾十個面孔超平常的奇特而且稀異的

性格的人物中，最感動我，最印象我的是那位別後幾年毫無音信的 S 君。

已經是五個足有的長年了。如夢般星散的老學有的去從事革命的工作，穿着威嚴的軍服，出入於昂揚的行列與騎隊之間，被呼着軍長；有的投身去到攝影場，使塗抹着脂粉的姿態，得放射於光耀的銀幕之上，被稱作藝術家；有的聽說在那最繁華的都市被破案判決為無期徒刑的土匪；有的聽說出關外加入馬賊隊裏去做指導焚村劫鎮的軍師；有的在做窮作家，有的在做浪者，有的在做商人，有的……。展轉的得到的消息雖使人引起種種異樣的感慨，驚嘆，與喜悅的情緒，但還使我知道，在自己的生命的歷程中有過一度關係的友人都還存在。哦，我的可愛的 S 君，自從那一年的十二月，一個月光瑩澈的晚上，什麼人不使知道（唉，連我和他是怎樣地深好，也不告訴，就那麼一個人，帶着那樣一個比三絃短，無琵琶那樣寬，他自己教製

樂器的人創製的琴,) 踏上了漂迫的旅途之後, 悠長的五年, 會沒有一點消息。哦, 誰知道他還和他那張寂寞時爲他分解寂寞, 悲哀時, 爲他發洩悲哀的琴兒在不在人世呢? 也許他此時在寥寂無人跡的湖山傍邊對斜陽在傾訴着他的哀感; 也許他此時在人煙稠密的都市, 調撥着幾百千觀衆的心絃; 也許他抱着他的孤獨的同伴同葬身於寥廓無涯的碧海; 也許他流落於異地他鄉作乞食賣唱的勾當; 但誰知道呢? 但誰知道呢? 唉, 桃李曾五度地花發與花謝, 我們的友人 S 君却終於渺然。

我想: 這個人世已恐怕沒有了你的足跡了罷? 哦, S 君, 我的好友, 你真未免太淒涼了! 在我們的友朋中, 身世慘憺的雖也同樣的不少, 像孤獨得只有一張琴兒作伴的, 就怕只就你一人罷? 是的, 這承然是個難以尋覓知音的世界, 但惦念你的却還有人呀! 我就是爲你的形影縈繞得幾要苦死的一個呀! 若果這時你的存在還遺留於人世, 請記起你

爲人長期地憶念着，你可在你淒切的心情中，感到一點熱意；假如你的軀體已投到了那無限的幽冥中去，請你想起你的孤魂和人世還有不曾完全斷絕的關鍵。

我願把我和 S 君相識的始末不粉飾地說出，
雖則他走時曾留言於我，避去把他的事體公開，然而像他這樣動人的性格與行動，若果真把它隱秘起來，在某一方面，當然地，損失未免太大，所以，我就寧可對我的 S 君懇告我的失約之罪。

我第一次看着他時，正是我們學校考試發音的那天。當主考喊着我們這位現在不知去向的 S 君時，應聲而出的，就有一位引起誰都對他注意的青年。我第一眼看着他時，我自己突然地驚惶起來：我的心幾爲喜悅得給悸動了；我自己不覺輕輕地對自己喊了說：有這樣可愛的人！他的衣服穿得異常別緻，我記得，似乎是一件什麼淡灰色的綢面子的長袍（那長度却短得像西裝的外套似的）。

下身現出一條黃色呢，成喇叭形的褲直罩着他的一雙黑色的皮鞋。這樣的描寫，當然不够把他物體以外的一種可愛的魔魅說出，這是那時的确地會在我心上給嵌上了一塊什麼的東西的。他那成逆性倒梳而微蓬的頭髮，他那發出神奇光彩的雙眼，他那時有微笑隱現在悲哀中的嘴唇。我看到他被召喚得到講臺上去時的神采，好像我看見一個讀名劇時自己在想像中構思着和那劇中的人物的一切相吻合的名優一樣。當他照着主考所指定要他念着一段臺詞時發出朗讀的聲音，那聲音呀，真是難以形容的美妙，髮髯帶着一付爲惡夢所擾的頭腦在初日出時聽着雲雀的聲音的嘹亮與輕鬆，使人洗刷晚來的沈濁與疲滯，是一段茶花女裏邊的臺詞。第四幕第七場的阿芒對馬格哩脫的說話。起先激昂而且憤懣，繼之哀怨而且纏綿：是多麼地抑揚，委婉，而勻盈呀！念到“馬格哩脫，只須你向我說一聲你還愛我，我就原宥你，我們就從此逃出

了巴黎，或者說，逃出既往，直逃到土地的盡頭，直逃到看不見人面的地方，由我們倆擁護着我們的愛，孤生於這世界之內。”這一段時，他自己也幾要嗷嗷哀哭起來。等到這場臺詞念完時，他是特別地爲主考所注意了。而我，也就是那時對他傾心愛慕者之一。

在第一個學期內，我們的交往還不密從。我在校內雖然也很少和同學親密地交好，但我還有時和B君，K君等，吵鬧着，談笑着，遊玩着。我固着少見我們的S君稀疏地和人談話，就是能看見他的時候也少，除了在課堂和食堂，而他住的一個寢室又是遠離校內相聯的建築，窗外有幾棵老樹的孤另的一間。倘使你沒有見着他的時候而又設想他在做什麼的時候，就有一種使人聽了發生甜蜜的憂思的聲音從他的屋子裏漏出。我有多次晚來夢後凝視着隱現在樹梢後的月華的時候爲聽他的琴音給痛哭起來。但最奇異是：他每見着人時，總

是微笑堆起在他的唇角，而這笑裏滿是淒涼和豔麗。我被他的行爲迷惑着，於是我時時在暗地裏留意他。有一晚，幾近午夜了。同樣感人的琴聲又從他的屋子裏悠揚地傳出。我輕手輕腳地走近滿浴在月華的光芒中的他的寢室，從壁上的寬縫中望去，有一縷好像檀香似的煙息繞嬈着在他的案上，他便抱着那隻怪異的琴，亮耀着滿面的眼淚，輕悠而遲緩地撥着琴絃：憂鬱地，憔悴地，詩歌地，哀唱着。我看他將近要隱微地睡去了，我抖然沈浸在一種異樣的悲哀中，我禁不住喚叫着。

“S君，S君！”

“哦，哦！”說着，睜開眼睛一望，便又笑着立了起來，將門打開。

“對不起，驚醒你的瞌睡。”

“不知怎麼疲倦起來，就要睡了。”

“快兩點了。該疲倦。”

“是的。你進來坐坐嗎？”

“不，你要睡了。”我想進去，

“我到沒有好睡的習慣。”

“我也是。”

“那麼請進來坐坐。”

他讓着我進了他的屋子。那是一間和他自身一樣奇異的房。滿處的書籍顛倒而開闔着。衣服變得有靈魂似地在生動的器具上盤踞着。其中有幾幅是我知道的畫件落去一角或兩角的圖釘歷史地張掛着。有幾尊小銅神像和象牙的雕刻陳設着在案上。月光影射着樹葉的陰影在窗上顫動：屋子裏的一切都似乎附着憂鬱的生命。我進去坐在一張沙發上，接收着一枝煙捲燃吸着。我們倆都沈浸於靜默中。我們都有一句話想脫口而出，但都沒有說出。那時我的眼睛裏總似乎有液體要不自主地流出：我週身髻鬚都接收着那神異的感覺，我們偶然地對看了幾眼，靈魂上好像接觸着似的，大佛寺的午夜的鐘聲一陣響後，夾在風聲中送來幾聲輕

微得不易辨別的狗吠。大地寂寥得似乎有起個性來。我有些恐懼，幾乎想攬緊他，但是我的手不知在那一種情緒下已伸出去緊握着他的了：

“S君！”

“L君！”他也不期然地這樣地呼喊我。

沉默的空中起了一些微微的波動，又沉默下去。

我們這樣痴呆着，直到爲催早起的鈴聲所驚醒。

在第一堂的講室裏，我們見面時，彼此不期然地微笑了一笑。

又是一次：我和C小姐，K君到城南公園去散步：是近秋殘夏的薄暮時分，西歸的太陽還掛在遠遠的古松梢頭，予人以惜別而留戀約感覺。天空中散蕩着三四朵白裏夾黃的雲彩。啄木鳥在古松高頭，時時發出沈滯的聲音。平坦而寬暢的道上，只有我們三人幽幽的步履響着。這時，我們淡淡的影

子更顯得消瘦。幾所牌坊巍然地立着，我們好像歷入了古時莊嚴的聖地。當我們這樣緩步走着快要到公園終點時，我忽然發現我們的 S 君，一個人悽悽地呆望着西去的太陽，鬍鬚在夢想些什麼似的，又鬍鬚在那西方找尋失落的事物一樣，我不覺脫口叫出：

“S 君！S 君！”

他聽了我的聲音，好像被催眠後蘇醒似的對我們看着：

“你們來這裏散步嗎！”他站起來，對我們又是微微地一笑。我們都對他打了招呼，我調笑着說：

“S 君，你在履行着詩人的行徑！”

“哦，那裏配得上說詩人呢！”

“你吃過晚飯沒有？”

“吃過了晚飯嗎？”

“是的。你——”

“看落日看忘了！”寂寂地說着，而他的倦怠的

雙目還朝西方望着。

C小姐看了一眼錶說，“快七點了。”

“哦快七點了。”

C小姐攀着 K君朝着有蟋蟀的破碎的鳴聲的草地走去，剩下我們又是默然相對。

黃昏的色彩漸次深濃起來，明月又在皓空中升上了。

因了幾次這樣奇巧而偶然的會合，我們的友誼就漸漸地進到忘形的境界。於是，我們有時到賓宴村去喝酒；有時跑出西直門外騎驢；有時帶着他的琴兒在南門荒涼的墓傍，靠近流水，彈奏他自己編譜的歌調，有時在郊外的茆屋邊的孤松底下看天風雲行；有時糊亂地談話，談詩章；談樂歌；以致演藝；有時相對無言；有時嚶嚶地痛哭。我們交好的深切，雖在全校已成為毀譽兩方的目標，可我始終不會知道他的身世的底蘊，因為每談到家世的時候，只有我的自傳和不得他的回答的問話。然而

我體察出他是飽嘗過人世的險惡的風波的人；同時，他是被捲在愛海的狂濤的旋渦裏的，並且，那時候，還是有女子對他在熱愛着的。我所以知道他是 K 地的人的緣由是，隔不上三天，有從 K 地的 N 女校寄給他的信。即使他不是 K 地人，至少他曾一度地去過 K 地。從 N 女校的來信次數的殷勤的結果，我因此斷定那時他是在被人熱愛着。不過他的怪誕不可測的行爲，總給我對他引起多疑地揣測。在最難忘的一幕發生以後，我對他的似癡若瘋的心境，似乎得到更圓滿的接近與透澈。

北京的秋天，在四季中是最短促的。在這短促秋日的一個夜已過半月光灑在地上如像銀花滿鋪着的晚上，他和我幽幽地打開了校門，走到陶然亭過去幾十步的城壕上去。那時，老遠的東方的破廟裏現出一兩點孤星似的明暗的燈光。城下有溪水在幽咽地流着。四處荒涼的村落在冷月的光華裏呈現着一層夢似的色彩。崇巍的城壕上，只有我們

和我們的影子。一兩點草上的霜露落到我的腳上，我不斷地閃着寒噤。他的臉在月光底下更蒼白得如同蠟色一樣。我有時觸着他的手，就如同觸着冰塊一樣。我知道有一種爲人所猜不透的悲哀在他的心裏梗鬱着，平時我不願問他的，那時不知基於那種情緒的鼓勵，我却對他問了往常想要問而不願問的話：

“有一個女子在那樣地熱愛你，爲什麼你還要這樣悲哀呢？”

他停了一停回答我：“被人愛的悲哀有時比不被人愛還大。”

我不得要領地安慰他說：

“你不愛她，你不是可以拋棄她的嗎？”

“是這問題，到容易解決。”

我說不出什麼，只是延着城壕和他慢步。過了一回。他突然用淒切的語音說：

“有什麼方法叫花朵常開呢？有什麼方法把好